

別 宴

(日本名家小說集)

張資平譯

時 中 書 社 發 行

別 案

（日本内閣十世蔵相）

堀内 正房

東京新聞社編輯部

別 宴

（日本名家短篇小說集）

張資平譯

時中合作書社發行

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

實洋五角

譯者

張資平

總發行所

武昌時中合作書社

序

這本小冊子裡面收容有七篇小說，有的是我自己動筆譯的，有的是由我口譯請林競桂，張尙武，張英麟等幾位同學筆記下來的；但都由我校對過了，大致不錯，——沒有什麼錯譯。但其中因為日本的風俗習慣，家屋構造及所用器具等和我們中國不同，所以很有點不容易譯的地方。例如日本現在還是保守着我國古代所有的席地而坐的習慣，和這種習慣有關係一切動作的描寫就很不容易譯。這一點是譯者最感困難的，所以有些地方譯得不很滿意，此不能不先向讀者告罪。

日本近年來文學極其進步，創作界尤為發達。這本書裏面收容七篇除最後的『夢醒了』一篇外，其餘的作者都是很有名的作家，作家雖屬名流，但收容在這本子裏面的並不能算是他們的代表的作品，至譯者所以選譯牠們的原因，因為各篇都有部分的可取之點。至各篇的可取之點在什麼地方，一任讀者去吟味罷。

一九二五，冬，譯者識于武昌。

目次

(一) 別宴·····	一一八
(二) 無產階級者·····	十九—六十
(三) 消遣的對話·····	六一—九二
(四) 襯衣·····	九三—一一一
(五) 自殺·····	一二—一三〇
(六) 最後列車·····	一三一—一七〇
(七) 夢醒了·····	一七一—二〇〇

別宴

谷崎精二

(一)

响過了一點鐘，K進了寢床。但頭腦反覺清醒起來，總睡不着。性情和一般人不同，神經質的他，稍爲有點事情，就興奮起來。一經興奮後，就睡不着了。作算不是直接對他自身的刺激，只留意及周圍的人們所受的懊惱或喜悅，都很容易的使他興奮。

昨晚姓T的青年來訪問他。T是二三年前由他的知友的介紹認識的。不能說是個深交。認識後，時時到他家裡來訪他，和他商量處世的問題。T比K少四歲，在某公署的翻譯課辦事。

約半月前，久不見面的T又到K家中來了。並且帶了一個關於他自己的終身大事的事件的報告來。分租房子給他的人家附近同樣的有個在分租人家的樓房的年輕女人。他和這個女人認識了。這個女人是一個商人的姘妾。但T和她沒有多久就陷於

熱烈的戀愛中了。喜歡抱不平而不加深思，是少年人的常態。（少年人的純率心）他抱了一個願望，想把她由現在的不純的境遇救出來當做自己的永遠的愛人，片時不離的安置在身旁。因為懷了這個願望，他祇想了二條方法出來。第一是不給她的老爺知道，和她兩個人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。第二是由她自己向她的老爺說明白，要求離開；以後他和她就公然的結婚。若照第一的方法做去，沒有一點積蓄的他們兩個人捨了現在的位置，馬上就難找飯吃是一定的了。若照第二的方法，她的老爺能答應她的離開的要求否，是個疑問，怕靠不住。到最後，還決不定主意的T跑到K那邊來商量前後的善策。

『真的不知要如何才好。沒有法子了。』

T這樣的求K的意見。但K完全答不出什麼話來。據T說，她比他大五歲，從前和幾個男人同棲過了的，像是個很不純潔的女人了。不消說T是當然一切都知道的，他還決意要公然的娶她做老婆。他也充分的預想到了那些事情。就是每思及她的

過去，對兩人的新家庭要生個陰影吧。由她和他的結婚，也決不會單生出純粹的幸福的心情來吧。但他對她還是不能斷情。

能夠做得到，還是斷情分開手的好。——K這樣的想。

K總覺得純率的T和有這樣的猥穢的過去的，歲數大了的女人組織家庭，到後來一定不能永久圓滿共處的。並且在T也沒有這種力量，——沒有把她由過去的污跡救了起來，把她淨化的強感化力。但K深知道，無論如何冷靜的把利害說給他聽，叫他斷念，到底不能打消T的決心，不單如此，連K自己的心情也給T這樣的決意激動了。雖說是他人的事，但也不能說沒有想和T一同跳起來的情熱潛存着。T自己預知將來有必然的後悔，也覺悟着兩人的結婚的結果未必定是幸福；但他對她還追求着現在的一刻的情熱。那不是沒有法子想嗎。還是替他倆禱告，望他倆的歡樂時期多延長一刻也好。K又起了這樣的感想。

「這樣的問題是因各個人的事情而決定的。我此刻不曉得要如何的忠告你。如果

不能斷情時，那不要to的好。最好能夠求個圓滿的解決方法。』

K用這種極無責任的回答，把T送回去了。K自己也覺得很不滿意。嗣後半個月間，T那邊沒有信息來。但昨天晚上突然的跑了來，他把這些事情報告給K知道：就是事件是機會很好的解決了。女人把一切事情明白對她的老爺說了。儘到什麼時候，都做暗影中的人是很悲慘的。她想幸福的順調的過她的生活，所以望他就在這時候明明白白的分開手。對世情很明晰的她的老爺也意外的很輕快的對她訣別，答應了她的要求。但他一點不知道T是這麼樣一個人。他希望找個相當可靠人，在場保證T決不是隨便因一時的衝動和那個女人勾結，將來也決不至離棄她。

『這是很對不住的。但約了那個人在明天晚上會他。希望先生畧到場一下。祇坐一刻就可以的。我決不敢累擾先生的。』

T這樣的託K。在東京，他祇有一個伯父，因為事情的性質，不方便託他的伯父。此外又沒有能夠為這樣的事件替他出力的相親的知友了。（介紹他給K的那個同

鄉先進姓S的，又約在一年前死了。）所以無論如何要K答應他。生來就不善交際，並且常想能夠不聞問他人的生活事情就最好的K，心裏頭也未常不覺得煩厭。——直接他是不至負何等的責任，但被拉到那種地方去，看見表面上雖像極平穩，但裏面，他們各人都感着一種不自然及相互間的難爲情；就儘夠K感受痛苦了。——但結局當做件不得已的事情，不能不答應T担這個責任。因爲夜深了，K送着T到電車路上，一同走出來散步，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裡喝威士忌酒和紅茶。長期間中的重大懸案極滿足的解決了，T今晚上所感受的歡悅可以說是非常的了，他的幸福的心情，祇二三盅威士忌酒，就把他迷醉了。

出了咖啡店，到了電車的停留站前來了。快要作別的時候，T突然的緊握着K的手，像一刻間就把剛才的快樂的酩酊蘇醒了般的，用嚴肅的語調的，

『啊！我今晚上睡不着。我的愛人此刻睡在他人的寢床上了。』叫了起來。N子（他的愛人的名）因爲紀念和她的老爺兩人的交情的最後，今天一早，預定在鎌倉

歇一宵，就給她的老爺且帶到那邊去了……………

『這是如何悲痛的矛盾啊！』

K 此刻想及T的昂奮的叫聲，這樣的對自己歎息。允許自己的情人委給他的青年之手的男子，還想抱着快要離開自己的那個女人的空虛的肉體，再貪一夜之愛。那個青年也順着事情的必然，耐着等候自己的情人自由解放的日子到來。但是，那個男子在今晚上，不會忽然的後悔不該把自己的女人委給他人麼？在墮落生活中浸潤過來的女人，受着男子的羈絆，想要進正途的決意，不會忽然遲鈍起來麼？作算今晚上那兩個人不起什麼留戀，但明天後天或數個月後，他們生了這種迷想，T的幸福不會要根本的傾覆麼？到了那時候，誰又能夠恨誰呢？『我是肉體和靈魂都污染了的女人，就有千百的發誓和決心也不中用的。』女人會這樣的說也未可知。並且T自己也『我也有點預想到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已經沒有法子了。遇着了迷運，祇有彼此互相憐憫不幸的分開手算了。』這樣的歎息也未可知。……………

把那件事一一的推想下去，K 呆呆的在寢床裏聽着時鐘响兩點，三點。是長期間的習慣，他的頭腦敏感了後，睡不着時，他決不勉強的睡下去。他深知知道愈急想睡，這種努力愈會防碍他進入睡前的安靜的半無意識的狀態。在這時候，他寧可盡力的使頭腦勞動，想得到的事情就盡情的一一想去。到後來，氣完全鬆解了，祇等青頭腦的空虛。睡眠常都是以後才慢慢的襲來。

『總之對他們，我是無能爲力。祇能傍觀着替 T 祈求，使他的幸福能夠多延續一點也好。』

他這樣的想着。一種獨善主義的他，從來就不喜歡管他人的生活，迴避着對人忠告和干涉這些事。最好是孤獨的和周圍的人們斷絕交涉，自營幽靜的生活。這是他的處世的信條。但到了近來，漸嘗到寂寞幽靜的生存着的人的煩惱，——這樣的一種苦況了。許多周圍的人們，碰着種種的人生的暗礁。啊！那個人又失敗了！那個人又弄壞了事！這回是輪着那個人了。——幾乎不斷地環觀着自己的周圍，他不

能不這樣的叫喊了。當事者祇煩惱着，急喘着，不知不覺地走近暗礁邊了。但在遠遠的站着凝神注視那個情狀的傍觀者，對那種危險的各瞬間，都看得很明白。在旁觀者方面，煩惱反覺深些的時候多了。他自己因有怯懦者所有的一種聰明，避着這些危險，繼續着營他的平穩的生活；但結局他的心常因他所目擊的周圍的慘傷的事情而煩惱。他自己也因意識到沒有把這些人從危險中救出來的氣力而憂鬱了。現在他對T的事情又是看見那一種慘傷的實例了。

忽然起來的聯想，他想到距今七八年前他在一家工場做工的時代，在那邊認識的叫做G的男子來了。G那時候是二十四五歲，在那個工場裡當職工，不會說話，率直的無表情的，但對工事是很勤苦的良善的人；所以他的性質雖沒有人喜歡，但也決不受人的厭惡。不飲酒，不吃煙，沒有一種可以說有癖的娛樂。有空的時候，祇在家裏閉着門讀小說，這就是他的唯一的娛樂了。但這個老實不過的他，忽然給他的友人引誘到娼樓那邊去了。和某個娼妓熟認了後，每個月杪領到薪水就即刻跑到

那個女人那邊去。不消說他還是他，決不會疎忽他的工作，也不會有不義的借債。但一有了錢，一定到那個女人那邊去。他決不到別的地方去頑的。到了那個女人那邊，若遇那個女人臥病着，荐個同娼樓的女人給他時，G一定拒絕，馬上回家裏來。就這一點，可以知他是極老實純率的人。不消說那個女人也深感他的情的樣子。

過了一二年後，G患了肺病，醫生對他宣告，若不靜養，生命就有危險。幸得父母在九州那邊，生活勉強可以過得去，他退了工場回故鄉來，暫在家中養病。也幸得故鄉的氣候溫和，海岸空氣也好，不做什麼事情，祇蹣蹣跚跚很脫落的過日子。身體的健康也大部分恢復了，像這樣的通知，由G一回二回的寄了來給K。但過了後，消息就完全斷絕了。G退了工場後約一年餘了，有一天K和職工們在閒談。從前和G同時的一個人指着報紙的第三頁記事，『啊！不得了！和G相好的那個女人情死了啊！』這樣的叫起來。那張報紙跟着在坐的人的順序，一個一個的傳觀過去。一時很熱鬧的在議論G。在座的誰都相信如果G還在和那個女人來往，那一定和

她一同情死了的。對這一點，各人的意見是一致的。實際的說，謹慎的，本真的，感情脆弱的G，受着女人的蠱惑，祇因一瞬间的刺戟，就情死了也說不定。他是誠直的良善的，很勤勉的人。但決沒有想賺錢，也並不想努力居人之首一類的野心。他的心像早看破了這塵世的生活，也像飽受了長期間不能充滿的一種宿命的孤寂的威嚇。

再過了約二年，K也退了那個工場。不消說，從此他完全聽不見關身G的一方面的事了。可是約一月前的一晚上，他在銀座散步偶然的遇着幾年沒有見的工場時代的同事。由這個同事，他聽見了關於G的可驚的報告了。就是G回故鄉後，約四五年後，（那時候不用說他的病是差不多完全恢復了。）和附近的比他歲數大的女人生了戀愛，兩個就投身到河裏去情死了。

『不錯，G時常懷着「死吧，死吧」的思想的。和最初一女人，他就該死的。不過時機還沒有熟，因之時間，場所，和對手方都變換了。』

他那時候，這樣的想。G對他自己固有的，生下來就是悲慘的運命，是莫可如何的。他以外的人們對抑更無能左右。祇有G自己一個覺悟着脫離他的運命的束縛吧。若使G他自己願意聽從運命的引導，並且假定他只能由這個樣子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安靜及和暢……

『但是，我到底爲什麼此刻還儘管想G的事情？』

K在寢床中輾轉反側的在想着。因之他的頭腦大部分昏沉起來了。時鐘報了四响，近曉的時分，是可以漸沉睡下去了的時期吧。他得了這麼一個安心，這個安心在濃睡之前，把他引入昏迷迷的半帶意識的狀態中了。

(二)

甜睡了許久，睜開眼醒來時，是第二天過了正午了。起了床，把報紙讀了後，就去洗澡，洗了澡，吃過了飯時，已經近三點鐘了。在樓上的書房裏，茫然的靠着籐椅子向着太陽，約過了一點多鐘。按着約定了的時間，T走來請他了。